

緇門警訓

六之十

陸

上下二卷了

C40
4514
243

C40-4541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庫府中永
為學者不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錄上機蓮志



B 64853

緇門警訓卷第六

長蘆慈覺願禪師龜鏡支

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為衆
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
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
有典座為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為衆僧出納故有庫
頭為衆僧主典翰墨故有書狀為衆僧守護正教故
有藏主為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為衆僧請召故
有侍者為衆僧看守衣鉢故有寮主為衆僧供侍湯
藥故有堂主為衆僧洗濯故有浴主水頭為衆僧禦

寒故有炭頭爐頭爲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爲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爲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爲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分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爲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爲衆僧爲最回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叅莫請不捨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和共聚水乳相叅所以報維那也爲成道故方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頭

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窗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主也韜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鉢一鉢處衆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粥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浴主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已讓人所以報炭頭爐頭也忖已德行全關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籌知慙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所以叢林之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

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真僧
實爲世福因近爲末法之津梁畢竟二嚴之極果若
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所以爲衆也三業不
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率衆也容衆之量不寬愛
衆之心不厚非監院所以護衆也修行者不安敗群
者不去非維那所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
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修什物不備非直歲所以
安衆也畜積常住減剋衆僧非庫頭所以瞻衆也書
狀不工文字滅裂非書狀所以飾衆也几案不嚴喧
煩不息非藏主所以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

知客所以贊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
命衆也打疊不勤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不
閑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水不足寒
暖失儀非浴主水頭所以浣衆也預備不前衆人動
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衆也臨財不公宣力不盡非
街坊化主所以供衆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非園頭
磨頭莊主所以代衆也懶惰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
所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順衆
也如其衆僧輕師慢法取性隨緣非所以報長老也
坐臥參差去就乖角非所以報首座也意輕王法不

顧叢林非所以報監院也上下不和鬪諍堅固非所以報維那也貪婪美膳毀訾粗食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惜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事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忘召請久坐衆僧非所以報侍者也以已妨人慢藏誨盜非所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主也桶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煖有妨衆人非所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修行安然

受供非所以報街坊化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墻壁狼籍東司非所以報淨頭也專尚威嚴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蓋以旋風千匝尚有不周但知捨短從長共辦出家之事所冀師子窟中盡成師子梅檀林下純是梅檀令斯後五百年再覩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係在僧徒僧是敬田所應奉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飯主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當權常宜敬仰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貢高我慢私事公酬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衆

何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迴避僧爲佛子應供無殊
天上人間咸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豐四事供須
無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蓋覆兒孫白毫光一分
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衆不可憂貧僧無凡聖通會
十方旣曰招提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
且過寮三朝權住盡禮供奉僧堂前暫爾求齋等心
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忍不逢迎若無有限之心
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長遞相
益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然於事無傷畢竟滅人
瞻仰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天魔所能

壞也若欲道風不墜佛日常明壯祖域之光輝補
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爲龜鏡焉

慈受禪師示衆箴規

壽無量本
大同小異

陞堂念誦諷經小叅但是衆集宜須先赴遊方上士
規矩隨身豈可乖慵遭人檢點一回可恕三犯何顏
不思百丈真風便見投子道底靜脾纔挂宜各默然
縱不挂時豈可談笑古佛垂訓守口如瓶二六時中
常宜緘默三業不戒萬禍潛生善諳曾祖風便口挂
壁上自己案前常令潔淨只安香匣禪策經文貴圖
齊整不得安世俗文字藥裹香爐種種所須宜收案

下出聲持誦噪吵稠人背靠扳頭輕欺大眾虛占案
分挂物明窗不合律儀叢林安許端身正意默爾披
尋諦味聖言契合心地不虛開卷始會看經平時隣
案道人切忌交頭接耳賓客相看禮不可免茶湯纔
罷敘話已周相引出寮不可久坐若是舊時道伴遠
地親情相邀林下水邊方可傾心談論至於交關買
賣引惹雜人盡非衲子所爲便可一筆勾下粥後歸
寮同伸問訊上中下座恭敬爲先苟或不然輕人慢
已放寮開籠須白知寮出入掀簾要垂後手登床宴
坐不可垂衣舉動經行更宜緩步使人動念魔障易

生衆口爍金自家何樂洗衣把針宜於齋后不急之
務道業荒唐不可將湯瓶泡衣洗面卓上裁紙糊卓
偷煮點心包藏藥石竹竿要知觸淨熨斗須看閑忙
執在一隅恐妨衆用古聖補破遮寒縫了便休豈可
朝昏事侍針線煎點茶湯叢林盛禮大眾雲集方可
跏趺盞橐收歸衆人齊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觀隻手
揖人是何法度有故不赴須白知寮小坐茶湯輒不
可免新到入寮宜懷謙下未諳法度請問耆年隨方
毘尼在人建立安籠占案不必着忙欸細之間自然
穩便入寮煎點本爲衆人意在志誠茶須通喫使了

家事舊處安排瀉却湯瓶卽時添注山行水次戒護
開談張口如弓發言如箭雖黃之事品藻他人說食
說錢呵風罵雨牆壁有耳法令無親忽然虎口遭傷
始見鋒頭太露凡遇茶毘陰晴齊赴各懷悽愴同運
悲心恐彼前人虛生浪死口持經呪肩負柴薪豈可
猖狂恣聲談笑衣盂估唱本爲破慳後人不知返成
貪愛偷量長短暗窺舊新賤唱貴分過如常賣不知
反責猶說便宜識者傍觀面慚汗下若是海門上上
禪院高賓但爲死者結緣莫被活人嗤咲柔和善順
上下可觀我慢貢高諸聖不祐八萬細行三千威儀

二六時中頭頭可見穿堂直過豈不厚顏尊殿間行
恐招薄福袂衣登殿草履遊山莫踐法堂回互耆宿
五更洗面本爲修行吐唾拖盆喧聒大眾暗中動念
自昧不知日往月來面黃身瘦浴湯少使籌子休拈
作福雖多不如避罪廓舍吐唾案上抓頭違背聖賢
自從已便時時檢點步步隄防直須小却身心便好
大着腸肚十日知寮邇相供養晚眠早起務在精誠
苦切勞心先人後已大眾衣鉢切要關防一事不周
衆人動念煎茶掃地換水裝香莫教冷却湯瓶免見
禪和煩惱寮中首座務要素和規矩先行繩墨自定

依時上案簡徑開談有一不周衆人共議遊山翫水
出入有時惡性道人善言誘勸倘不聽從密白方丈
護善遮惡取信檀那淨髮圍爐禮宜謙讓右件規矩
委曲預聞日用時中各宜照顧一撥便轉善不可加
三喚不回相聚何益况乃心塵難掃性水易湍中器
中根可上可下克賓法戰不勝曾罰饋飯一堂文遠
勝劣爭禪輪却糊餅兩個叢林榜樣後學依從焦山
不說兩般禪只要罰油十六兩頌曰
烏龜忽爾艾燒頭千古令人笑不休奉勸後生高着
眼莫教罰了一斤油

笑翁和尚家訓

日亦然今夜亦然睡時宜後起宜先收單摺被候開
靜動止回旋向左肩
晨朝粥罷莫猖狂盥漱低頭少使湯頭若痒時須待
浴手巾乾淨不相妨

寂靜身心展鉢時出宜先筯入先是食巾收摺須臨
後左右和南禮莫虧

粥了和南飯後茶放叅藥石莫誼譁出堂入戶清規
合猶見叢林有作家

座元門首板丁當是甚禪和敢入堂追罰百錢由自

可高懸一膀最難當

入室堊堂念誦時從規合自具威儀近來一等無羞耻直裰中間小袖兒

脫着衣鞋要整齊掩門宜緩放籌低密持呪語輕彈指淨桶常將右手提

入浴披衫貴靜恭需湯擊板合從容不應觸布安槽上雙脚如何着桶中

禮拜持經遣睡魔不須將此當嘍囉一朝突出娘生眼執藥方知病轉多

頂笠腰包號水雲尋師切勿憚辛勤法門冷淡須防

護莫學尋常救火軍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叅

夫小叅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譬如人家有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薄人根狹劣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馳書達信遮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纔討得院住便揀箇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活遮般底喚作地獄滓如今叢林中若論參禪固

是難得其人我看見你遮一隊漢在遮裏心憤憤口
悱悱道我會禪會道入方丈裏趂口快撐兩轉語便
行不是遮箇道理又有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
空便道只是遮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
有一般道無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遮般底
只宜色身安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如落湯
螃蟹手忙脚亂見神見鬼遮邊討巫師那邊討鑿博
卜凶卜吉問好問惡你不見我佛如來爲三界鑿王
四生慈父鑿一切衆生心病只爲你不信自心向外
馳求被邪魔魘魘入你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你

自心麼如太陽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若到
遮箇田地亦無吉凶爻象亦無是非好惡便能向是
非頭上坐是非頭上臥乃至姪坊酒肆虎穴魔宮盡
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只爲你無量劫來業識濃厚
心中趨趨歛歛繃繃絆絆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情愛
纏縛得來七顛八倒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
南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湖南人護
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浙僧護浙僧
道我鄉人住院我去讚佐他一朝有箇不周全翻作
是非到處說苦哉苦哉恁麼行脚掩彩殺人鈍置殺

人若是箇漢一晝畫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畫不斷處處被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名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你何不退步思量你遮臭皮袋有甚麼好處當時只爲你有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血交構成一塊膿團母喫熱時便受鑊湯地獄母喫冷時便受寒氷地獄及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寒受熱受饑受飽受病受苦煎煎逼逼直至今日只爲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生你死你死我生死死死死死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雇得錢買度牒剃下

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麥不分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裹箇渾身梭腰捺膀胡揮亂擻要做大漢大漢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須是退步莫面前背後奴屑婢舌嫌好道惡說遮裏飲食豐厚那裏寮舍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着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己根脚下推竊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利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豈不暢

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着古人悟了方求明師決擇去其砂石純一真寔秤斤定兩恰如人開雜貨鋪相似無種不有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却將甘草與他又似你有一塊金將入紅爐裏煅煉煉來煉去煉得熟也方上鉗鎚打作瓶盤釵釧瓶重幾兩盤重幾兩一一分明然後却將此瓶盤釵釧鎔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如如此盡是籠洞真如顛頂佛性你還會麼你

還信麼山僧適來荅遮僧四轉語道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怕死活中怕活將此四轉語驗盡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將甚麼驗良久云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語錄

褒禪山慧空禪院輪藏記無爲居士楊傑作

法界本無衆生衆生緣乎妄見如來本無言教言教爲乎有情妄見者衆生之病言教者如來之藥以藥治病則病無不治以言覺妄則妄無不覺此如來不得已而言賢智不得已而述也故阿難陀集而爲經優婆離結而爲律諸菩薩衍而爲論經律論雖分乎

三藏戒定慧蓋本乎一心藏以示其函容心不可以凝滯是以雙林大士接物隨機因權表實聚言教而爲藏載寶藏而爲輪以教依輪則教流而無礙以輪顯教則輪運而無窮使披其教者理悟變通見其輪者心不退轉然後優游性海解脫意筌無一物不轉法輪無一塵不歸華藏非有深智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慈照聰禪師住襄州石門請查待制爲撰僧堂記

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門因勅易之高山峻谷

虎豹所伏岐路磽确人烟夔絕非志於道者罔能棲其心也遊宦之徒羈束利名雖觀其勝絕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學者法字守榮自雍熙五年參尋而至後安禪之堂卑隘隳壞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聚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德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携錫至京請余識之將刊于石乃書曰自佛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星居曠野蔽身草木衣不禦寒食不克腹及正法漸漓人法替怠百丈禪師乃營其棟宇以安老病邇來禪刹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恣臥

其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罪明
因果者如臥鐵床若當冤敵自非朝夕密密增長聖
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脫可以暫容其形龍神
攸護其或心汨益纏身利溫煖不察無明不知命縮
惟記語言自謂究竟韶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
得不動心者哉榮公生鳳翔號邑出家於雍州鄠縣
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

應菴華禪師答詮長老法嗣書

老僧自勿出家正因也方袍圓頂正因也念生死未
明撥草瞻風親近真善知識正因也至於出世領衆

今三十餘年未嘗毫髮厚已也方丈之務未嘗少怠
也晝夜精勤未嘗敢懈也念衆之心未嘗斯須忘也
護惜常住之念未嘗敢私也行解雖未及古人隨自
力量行之亦不負愧也痛心佛祖慧命懸危甚於割
身肉也念報佛祖深恩寢食不遑安處也念方來衲
子心地未明不啻倒懸也雖未能盡古人之萬一然
此心不欺也長老隨侍吾三四載凜然卓卓可喜去
年夏末命悅衆是吾知長老也吾謝鍾山寓宣城昭
亭未幾赴姑蘇光孝方兩月長老受鳳山之請道由
姑蘇首來相見道義不忘如此也別後杳不聞耗正

思念間懷淨上人來承書并信物方知入院之初開堂爲吾燒香乃知不負之心昭廓也今旣爲人天眼目與前來事體不同也果能如吾自幼出家爲僧行脚親近真善知識以至出世佳持其正因行藏如此行之則吾不妄付授也又何患宗門寂寥哉至祝無以表信拂子一枝法衣一頂幸收之紹興壬午七月初七日住平江府光孝應菴老僧曇華書復

語錄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皈命十方調御師演揚清淨微妙法三乘四果解脫僧願賜慈悲哀攝受但某甲自違真性枉入迷流隨

生死以飄沈逐色聲而貪染十纏十使積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塵妄作無邊之罪迷淪苦海深溺邪途着我耽人舉枉措直累生業障一切慙尤仰三寶以慈悲瀝一心而懺悔所願能仁拯拔善友提携出煩惱之深淵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基命位各願昌隆來生智種靈苗同希增秀生逢中國長遇明師正信出家童真入道六根通利三業純和不染世緣常修梵行執持禁戒塵業不侵嚴護威儀蜎蜎飛無損不逢八難不缺四緣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修習正法了悟大乘開六度之行門越三祇之劫海建法幢

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降伏衆魔紹隆三寶承事十方諸佛無有疲勞修學一切法門悉皆通達廣作福慧普利塵沙得六種之神通圓一生之佛果然後不捨法界徧入塵勞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他方此界逐類隨形應現色身演揚妙法泥犁苦趣餓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見諸神變其有見我相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火獲水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土披毛戴角負債沉寃盡罷辛酸咸霑利樂疾疫世而見爲藥草救療沉痾饑饉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但有益無不興

崇次期累世冤親現存眷屬出四生之汨沒捨萬劫之愛纏等與含生齊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開善密菴謙禪師荅陳知丞書

某啟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默坐進此道何樂如之叅禪如應舉應舉之志在乎登第若不登第而欲功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也叅禪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智惠超越三界者不可得也竊嘗思悟道之爲易登第之爲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在彼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亦難乎是以登第

之難也。參究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合彼之無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爲易也。然參禪者衆。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也。讀書者衆。及第者亦衆。何也。見合故也。見合則推而應選。是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爲易。無我爲難。無我爲易。無無爲難。無無爲易。亦無無無爲難。亦無無無爲難。亦無無無爲易。和座子撞翻爲難。故龐居士云。煉盡三山鍊鎔銷五嶽。銅豈欺人哉。因筆及此。庶火爐邊團圓頭說無生話時。聊發一咲。

司馬溫公解禪偈

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俛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

忿怒如列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

獄

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

樂

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

果

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

壞

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

道德修

菩薩

仰山飯戶部尚書阮中大撰

阮戶部外集

仰山飯仰山飯粒粒如珠似銀爛食者須知來處難
畧爲諸人試拈看東臯西疇春早時畊夫餉婦寒且
饑土膏脉起農事動牛領生瘡猶挽犁夏苗欲秀禾
成實無雨四天惟烈日背枯面裂汗流胸耘耨只愁
稂莠出秋深稻熟如黃雲晝穫夜春甘苦辛里胥催
督王租急官債私逋皆及身官債未償被鞭扑私債
未償賣田屋父母妻兒飽幾曾家家留米羞齋粥住

持老僧沿門求丐士緣化圭撮收手胼足胝不敢憚
櫛風沐雨何曾休五更雲堂門尚閉普供厨中人早
起惟憂清衆粥飯遲日日朝朝悉如是米瀋滿地凝
如脂去粗存精運柴炊沸湯烟焰甑釜熱執務捨力
良勞疲長板聲終木魚吼端坐禪床捧盃受細論變
生造熟功却恐闍黎難下口不從香積世界來又非
鬼神供爾齋一匙一杓至一鉢皆是求福檀信財維
那白槌似璫響十聲佛名爛同唱行益纔遲忿怒生
第二戒中念都忘古人都爲學道忙徧衆知識遊諸
方木皮草葉供鑪煮豈有此飯克飢腸百歲光陰如

夢习參請工夫宜早辦若還心地不分明佛也難消
仰山飯

白侍郎六讚偈并序

出長慶集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來世讚
佛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
相去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
緣爲來世張本也

讚佛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
爲天人師故我禮足讚嘆皈依

讚法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
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廻向

讚僧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
求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種
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求其相
中間内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
願我得親最先勸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
最後供養受菩提記

天台圓法師自誠

三界悠悠一箇團羈鎖生靈受酸楚本來面目久沈
埋野馬無羈恣飄鼓欲火燒殘功德林逝波傾入無
明塢紛紛萬類器中蚊啾啾鳴亂沈還舉亦曾天帝

殿中遊也向閻公鍋裏煮循環又撞入胞胎交構腥
臊成沫聚一包膿血暫扶持數莖白骨權撐拄七情
馳騎不知歸六賊爭鋒誰作主春風不改昔時波依
舊貪嗔若狼虎改頭換面弄機關忍氣吞聲受辛苦
貴賤賢愚我與人是非榮辱今猶古金烏玉兔自摩
空雪鬢朱顏盡成土我嗟瞥地一何晚隨波逐浪空
流轉追思古聖與先賢掩袂令人獨羞赧而今捉住
主人翁生死魔來我誰管昔時伎倆莫施呈今日生
涯須自勉是非窟裡莫回頭聲利門前高着眼但於
自己覓愆尤肯與時流較長短一點靈光直照西萬

端塵事任舒卷不於蝸角竊虛名獨向金臺預高選
從他病死與生老只此一回相括惱脩行惟有下稍
難豎起脊梁休放倒莫教錯認定盤星自家牢守衣
中寶願同法界冤與親共駕白牛遊直道

緇門警訓卷六終

音釋

莫

模故切日

趨

去驕切

歎

於宜去奇二切歎歎辭也

繡

居律切

以

汲力出切

接

乃回切手摩物也

聲

音聲

號

古麥切國名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六
崇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七

芙蓉楷禪師小象

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
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没平生直須兩頭撒
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
中着屑况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
次第不過翻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
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
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
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

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檐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只披紙玄泰上座只着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槲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身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敦古人爲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

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況活計具足風景不踈花解咲鳥能啼水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流水無聲嶺上猿啼露顯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風起而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發玉階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沉然一味蕭條無可輒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墜堂入室拈槌豎拂東呵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發相似不惟屈枕上座況亦孤負

先聖你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辭二祖不曾問着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着古聖做處便覺無他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況百味珍羞迺相供養道我四事具足方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爲可惜雖然如是更在諸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麼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蘗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黃蘗禪師示衆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來管取你熱亂有般外道纔見人說做工夫他便冷笑猶有遮箇在我且問你忽然臨命終時你將何抵敵生死你且思量看却有箇道理邴得天生彌勒自然釋迦有一般閑神野鬼纔見人有些少病便與他人說你只放下著及至到他有病又却理會不下手忙脚亂爭奈你肉如利刀碎割做主宰不得萬般事須是閑時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脚不辦遮場狼藉如何迴避前路黑暗信采胡鑽亂撞苦哉苦哉

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遮裏都用不著平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阿鼻地獄中決定放你不得而今末法將沉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負荷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纔有一箇半箇行脚只去觀山觀景不知光陰能有幾何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頭面嗚呼勸你兄弟家趁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關捩子甚是容易自是你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教你知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你也須自去做箇轉變始得若是箇丈夫漢看箇公

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夜叅行住坐臥着衣喫飯處阿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着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遮裡說甚麼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你何不信道直有遮般奇特爲甚如此事怕有心人頌曰

塵勞迥脫事非常謹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徐學老勸童行勤學文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出家兒幸得身離塵網居於廣堂大厦切不可溫飽自滿其志少壯之時不勤學問不究義理不正呼吸對聖前如何可以宣白士大夫前如何可以談吐不學一筆字文疏如何寫士大夫往來書尺如何回出家人胸中貫古今筆下起雲煙方可了身了性以至於命若自懶惰託言所稟無受道之資是自壞了一生也且如猿猴獸類也尚可教以藝解鵲鴿禽鳥也尚可教以嘒唱人爲萬物之靈如不學視禽獸之不若也爲人師者

自當尚嚴師嚴而後道尊與其初年失於寬而招異時之怨不若過於嚴招異時之感人家子弟捨父事師師却不嚴而縱其懶及其時過失學也談吐又訥宣白又鈍發遣又踈寫染又拙覺時事事無能方始自悔而歸咎於其師何謂至感初年脫白從師師長訓導極其嚴緊於公事畢然後散治私事禁妄出讀書要背寫字要楷義理要通道念要正日漸月磨復還固有之天得造洞然之妙由是性海清澄心珠瑩徹學仙者著脚蓬萊學佛者安身樂國到恁麼時却感師長嚴訓之功也

月窟清禪師訓童行

咨爾童行聽予誠云高以下基洪田繼起古今賢聖莫不由斯儒宗頗多釋氏尤甚茲不繁引畧舉二三虞夏至尊尚曾歷試可能二祖猶服勤勞一念因真千生果實若其濫服終無所成任是毀形徒增黑業爾等童耄今各顓誠履實踐真無隨流俗處清淨地生難遭心見佛逢僧克勤敬慕如能反責可謂丈夫施主交肩宜先祇揖同衣相見莫後和南夕火晨香常常勿懈齋食蚤粥念念興慚當直殿堂供過寮舍宜勤拂拭無怠應承進止威儀上流是則言默要道

下輩休詢貝葉固合精通墳典尤宜博學稍知今古方解爲人若似啞羊出家何益如來未成佛果文武兼能永嘉才作人師宗說俱備晞顏晞驥子雲有言誦筵誦茗釋尊無誤各須努力莫謾因循立志堅高不墮凡地故經云立志如高山種德若深海如斯苦口期汝爲人報荅佛祖莫大恩拔濟衆生無量苦日日如是不愧自心頌曰

負春剗草示嘉模紹續須還猛烈徒一念豁然三際斷單傳直下老臊胡

山谷居士黃太史發願文

昔者師子王白淨法爲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
念弓明利箭破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
三昧常娛樂甘露爲美食解脫味爲漿遊戲於三乘
安住一切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
口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
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
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
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
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淫
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淫

銅汁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酒顛倒應受苦報我皆
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願我
以此盡未來際忍事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
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界中現作佛
事恭惟十方洞徹萬德莊嚴於利利塵塵爲我作證
設經歌羅邏身忘失本願惟垂加被開我迷雲稽首
如空等一痛切

雲峰悅和尚小叅語

湖隱石刻

師舉百丈和尚示衆云汝遮一隊後生經律論學故
是不知也入衆叅禪禪又不曾臘月三十日作麼生

折合去師云酌然諸上座去聖時遙人心淡薄看却
今之叢林更是不得也所在之處聚徒三百五百浩
浩地只以飲食豐厚寮舍溫暖便爲旺化其間孜孜
爲道者能有幾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
黃總道我會了也各各自謂握靈蛇之寶執肯知非
及乎編辟挨拶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謂
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就中今時後生
纔入衆來便乃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處菜不
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
一期快樂爭奈三塗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

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
上座若是去直饒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
養上座不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
毛帶角牽犁拽杷償他始得又不見祖師云入道不
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終不虛
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眼光落地
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不道珍重

月林觀和尚體道銘

上士叅玄人光陰莫虛弃渡江須用船爲人須有志
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苦無多於中無別伎

釋述
動着關捩子非師自然智徹底老婆心觸人無忌諱
利境一毫端到此無回避唱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
佛祖出頭來吞聲須飲氣作略遮些兒古今無變異
混沌未分時早有箇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頭視
箇箇達本鄉切忌著名位過去諸如來不離而今喫
現在諸菩薩轉次而受記智者暗點頭心空親及第
愚人不信受拋家自逃逝哀哉猛省來現成真活計
箇裏用無窮宗門第一義左右逢其原亦不離行市
銅頭鐵額兒腦門須着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慈受深禪師小寮

此心清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全乖法
體纔退步便相應只是不肯退步纔放下便安樂只
是不肯放下大都是無始劫來慣習成了也古人學
道先打當食喫癡然後放教一切處冷啾啾地如臘
月裏扇子相似直是無人覷着亡得名利甘得淡薄
世間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區檐山和尚一生拾橡
子煮喫永嘉大師不喫饅頭下菜高僧惠休三十年
着一緇鞋百補千綴遇軟地行則赤脚恐損他信施
信心物難消他總是妻子口中減削將來供養你了
便要邀福懺罪你十二時中種種受用盡出他人之

力未饑而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困而眠道眼未明心漏未盡如何消得故古德云爲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山僧遮裏不可與你諸人打粥飯過日也若是坐消信施諸天不喜龕茶淡飯也難消他底如今初學比丘飽食高眠取性過日猶嫌不稱意在出家人如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來你石上磨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刀快自家石漸消薄有底更嫌他人不來我石上磨有甚便宜處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幣厚言甘道人所畏你灼然與道相應萬兩黃金亦消得此事不是

說了便休須是實到遮箇田地始得高談大論瞞人自瞞大不濟事如今叢林中無人說着遮般話也莫道焦山長老說禪全無孔竅記取記取伏惟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

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

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
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
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甚麼生肇融叡如今
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
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從沈墜如斯之類尚
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
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
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
且醍醐上味爲世珍竒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
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

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苦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
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况
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
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
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迹岩叢君王命而不來
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
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
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
被佛訶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見在果因
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

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
念靜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
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
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
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
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
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
聞之卽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美與道全遠共兄弟論
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
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

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
不得自謾如水凌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
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
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獲湯裏煮燂一徧了從前
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
從頭又作蚊蚋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甚麼兄弟
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着無成辦之
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逃
情得之者卽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
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

死流迴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漉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傳燈

法昌運禪師小參

大凡叅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中將佛法爲事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遮箇不是小事光陰易失時不待人一失人身卒未有出頭處在莫與麼打闌過時今日三明日四遮裏經冬邨邊過夏記取一肚葛藤路布學解到處掠虛摩唇捋觜漢語胡言道我解禪解道輕忽好人作無間業將知此事大不容易沒量大人到遮裏討頭鼻不着莫當等閑開大口法昌老漢無人情莫愛人摩捋你贊歎你盡不是好心一朝風火解散眼光落地善惡業緣受報好醜生死境界

一時現前卽時便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從前學得活計神通佛法總使不着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追悔不及隨緣受報改頭換面都未可定豈不見古者道學般若菩薩且莫自瞞切須子細纖毫不盡未免輪迴緣念未忘盡從沈墜你要識披毛戴角底麼便是你尋常亂作主宰者是你認識拔舌地獄底麼便是誑惑迷途者是你認識寒氷鑊湯底麼便是你濫膺信施者是三塗八難盡是你心自作只爲道眼不明方乃如是若是諦當底人豈有遮般消息法昌與麼說話盡是契合諸聖不獨爲你三兄四弟但未得忍

菩薩皆有此過豈況天龍八部旣來遮裏經冬過夏莫生容易老僧鏝頭邊討飯供養你說些子出家話莫被人我夯却一生空過一旦四大分張卽時作伎倆遲了也有一般漢聞人舉着他肚裏事嗔心忿起便道佛法豈有與麼事大悟不拘小節更問阿誰我問你悟見箇甚麼還脫得髑髏識想也未十二時中且與五戒十善相應靈山會上還曾見有無行業底佛麼還有妄語底祖師麼大似將牛屎比梅檀有甚交涉可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你要得他日相應但從今日去一切處放教枯淡二

六時中對五欲八風如盲人視物不爲諸法管帶亦
不管帶諸法六根門頭檢點無絲毫過患方有少許
趣向分法昌與麼說話如服瞑眩底藥相似一期苦
口他時大有得力處所以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
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無人替代各自努力珍
重

語錄

古鏡和尚回汾陽太守

南陽忠國師三詔竟不赴遂使唐肅宗愈重於佛祖
然我望南陽雲泥雖異路回首思古人魏汗下如雨
如何汾陽侯視我如泥土戲以玉峰寺出帖請權住

豈可爲一身法門同受污萬古長江水惡名洗不去
謹謹納公帖觀使自收取放我如猿鳥雲山樂幽趣
他年無以報朝夕香一炷

雪竇明覺禪師壁間遺文石刻

夫傳持祖燈嗣續佛壽此非小任宜景前修肅爾威
儀尊其瞻視懲忿窒慾治氣養心無以名利動於情
無以得失介於意無隨世之上下無逐人之是非黑
白置之於胸喜怒不形於色樂人之樂猶己之樂憂
人之憂若己之憂容衆尊賢克己復禮無因小隙失
素所善無背公義弃素所疎能不可矜勢不可恃無

護已短無掩人長見德不可忘身在貴不可忘賤且夫學本修性豈愠人之不知道貴全生無斬世之爲用人或慕義理固推餘必也篤爾心誠誨以規矩博援群籍深示妙宗慈室忍衣不可須臾而離大方寶所欲其造次必是動息有常嫌疑必慎人不可侮天不可欺衆之去來無追無拒人之毀譽無患無貪內無所慚外無所恤或若聲華溢美利養豐多畏四趣之果因慎三寶之交互死生未脫業苦難逃方其得志亟思利正身如行刷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求解脫古先諸祖舉有懿範杖錫一

味喫土丹霞只箇布袋趙州青灰滿首朗師編草爲壇或深禪久修或優詔不就大都約則渺失奢則招譏謙則有光退則無忌去佛愈遠行道有艱觀時進止無自辱也

范蜀公送圓悟禪師行脚

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驚卑登山莫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竊妙旨他年成器整顏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減身計百年隨

分覺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成都况是繁華國打住
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同埋沒吾
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躊躇溺泥水豈不見吞舟之魚
不隱卑流合抱之木不生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
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駕千里驥莫學鴛鴦戀一枝
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戀高
臺莫罩朝籠不暫開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舊出
山來又不見荆山有玉名瑀瑤良工未遇居蓬蒿當
時若不離荆楚爭得連城價倍高

保寧勇禪師示看經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
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坐如對尊顏則
身業淨也二口無雜言斷諸嬉咲則口業淨也三意
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內心旣寂外境俱捐
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於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
月明義海湧於胸襟智嶽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
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大智照律師送衣鉢與圓照本禪師書

某年月日比丘元照謹裁書獻于淨慈圓照禪師元
照早嘗學律知佛制比丘必備三衣一鉢坐具漉囊

是爲六物上中下根制令遵奉故從其門者不可輒違違之則抵逆上訓非所謂師資之道也三衣者何一曰僧伽梨謂之大衣入聚應供登座說法則着之二曰鬱多羅僧謂之中衣隨衆禮誦入堂受食則着之三曰安陀會謂之下衣道路往來寺中作務則着之是三種衣必以粗疎麻苧爲其體青黑木蘭染其色三肘五肘爲其量裂碎還縫所以息貪情也條葉分明所以示福田也言其相則三乘聖賢而同式論其名則九十六道所未聞敘其功則人得免凶危之憂龍被逃金翅之難備存諸大藏未可以卒舉也一

鉢者具云鉢多羅此云應器鉢瓦二物體如法也煙熏青翠色如法也三斗斗半量如法也蓋是諸佛之標幟而非廊廟之器用矣昔者迦葉如來授我釋迦本師智論所謂十三條粗布僧伽梨是也洎至垂滅遣飲光尊者持之於雞足山以待彌勒有以見佛佛之所尊也祖師西至六代相付表嗣法之有自此又祖祖之所尚也今有講下僧在原奉持制物有年數矣近以病卒將啟手足囑令以衣鉢坐具奉於禪師實以賴其慈蔭資其冥路故也恭惟禪師道邁前修德歸庶物黑白蟻慕遐邇雲奔天下叢林莫如斯盛

撰述

釋門登科記序

竊謂事因時舉道假人弘果蒙覽屈高明俯從下意
許容納受特爲奉持如是則大聖之嚴制可行諸祖
之餘風未墜謹遣僧齋衣鉢共五事修書以道其意
可否間惟禪師裁之不宜

準薩婆多中三衣長五肘廣三肘每肘一尺八寸準

姬周尺長九尺廣五尺四寸

釋門登科記序

三代僧史十科取人讀誦一門功業尤重皇朝著令
帝王誕辰天下度僧用延聖祚尊崇吾教宣布真風
自古皆然於茲尤盛方今州縣淨侍寔繁每歲選人
必量經業開場考試合格精通公榜星羅獎平生之

勤苦綸恩露墜許畢世以安閑外被田衣內懷戒寶
爲法王子作人天師不事耕桑端受信施棲心物外
旅泊寰中釋子之榮豈復過此近世出俗多無正因
反欲他營不崇本業唯圖進納濫預法流或倚侍宗
親或督迫師長至有巡街打化袖疏干求送惠追陪
強顏趨謁頻遭毀辱備歷艱辛爲者百千成無數十
豈信有榮身良策安樂法門斯由當本昧出家心抑
亦爲人無丈夫志况蓮華妙典鷲嶺極談大事因緣
開佛知見是諸佛降靈本致實群生悟入津途無量
國中不知名字幸而聞見邨不誦持豈獨孤恩誠爲

撰述
忘本奉勉未度者宜加精至早冀變通已達者莫廢
溫尋終爲道業百金供施實亦能消四輩瞻依諒無
慚德幻軀有盡實行不亡故有舌相粲若紅渠身骨
碎如珠顆具書傳錄識者備聞况般若有經耳之緣
法華校隨喜之福幸依聖訓勿棄時陰近期於削髮
爲僧遠冀於破魔成佛若能如此夫復何言所患爲
僧不應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古賢深誠寧不動
心哉

顏侍郎荅雲行人書

近辱書誨且以禪教之說見教讀之深有開慰而向

來亦嘗有所開示適以多事不能與師周旋今復有
言自非見愛之深孰能以此相警顧我愚昧何足知
之然師所言者余竊疑焉於如來方便之道似執一
偏猶有人我之見以我爲是以人爲非於佛法中是
爲大病人我不除妄談優劣只爲戲論爭之不已遂
成謗法未獲妙果先招惡報不可不慎但能於先佛
一方便門精進修行行滿功圓自然超脫不必執我
者爲是以餘爲非也修行淨土佛及菩薩皆所稱嘆
在家出家往生非一况今末法之中修此門者可謂
捷徑然於是中間亦須洗去根塵摧折我慢於其他

種種法門雖非正修行路隨力隨分亦加欽信豈可妄論優劣自爲高下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傳心印一花五葉自曹溪來悟此法者如稻麻竹葦在李唐時世主尊崇如事師長以至於今師授不絕特未可以優劣議也若必欲引教家義目定其造證謂如是修者方入某地如是行者方登某位真所謂描畫虛空徒自勞耳故經云知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願師屏去知見勿論其他專心自修於淨業也某每與師談見師多斥不立文字之說使此說非善則達磨必不西來二祖必不肯斷臂

求之也今禪家文字徧滿天下此乃末流自然至此何足怪耶娑婆世界衆生知見種種差別非可以一法而得出離故佛以方便設種種法門使其東西南北縱橫小大皆可修行皆可證入華嚴會上文殊師利蓋嘗問於覺首言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問於德首言如來所悟惟是一法云何乃說無量諸法問於智首言於佛法中智爲上首如來何故或讚布施或讚持戒或讚堪忍以至或復讚歎慈悲喜捨終無有以一法而得出離者咸有頌答是師之朝夕所誦者也斯理必深明之夫受病既殊處方亦異今

以手足之疾服某藥而愈他人病在腹心而責其不進手足之藥乃以治腹心之劑爲非可乎楞嚴會中二十五行獨推觀音豈可便優觀音而劣諸菩薩神仙外道於我法中皆爲邪見然華嚴知識或在外道或爲人王或爲淫女引導衆生若以正修行者爲是則善財所參勝熱婆須蜜女無厭足王等皆可指爲非也千經萬論止爲衆生除病病去藥除何須無病而自炙此心垢重故修淨因淨垢若亡復何修證三界無住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衣中之寶只爲衣纏衣若壞亡珠當自現聊叙鄙見以復來誨或

別有可教者更垂一言幸甚慎勿支離蔓衍以成戲論也邇來四大輕安否所苦不下食今復差退否某隨緣過日只求無事耳未聞千萬珍重

陳提刑貴謙荅真侍郎德秀書

皆參月林號
鞭諸大老

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領淺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覺合塵利卽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獼拾栗相似佛祖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果換苦葫蘆淘

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稜道者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因捲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未誦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爲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着又須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圓覺經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

也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有自己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着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裏珍珠出門還漏却縱使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楞嚴圓覺維摩

等經誦之亦稍熟矣其他如傳燈諸老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玩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著到却無服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粗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爲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若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昧未免顛倒夢昧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

之時清修寡欲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華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又云直欲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遠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教謂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鬧處皆着一隻眼看是甚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厮捱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卽是到家也某亦學焉而未至也姑盡吐露如此不必他示恐有儒釋不侔者必大怪之待制舍人他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罵之

撰述

緇門警訓卷七

緇門警訓卷第七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七
崇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八

慈受禪師訓童行

世諦紛紛沒了期空門得入是便宜直須日夜常精
進莫教勞勞空過時
燒香禮拜莫匆匆目覩心存對聖容懺悔多生塵垢
罪願存法水洗心胸
心猿易縱安教縱意馬難調亦要調到老情塵掃不
盡出家四事恐難消
也要學書也念經出家心地要分明他年圓頂方袍
日事事臨時總現成

一等出家爲弟子事師如事在堂親添香換水須勤謹自有龍天鑑照人

衣衫鞋襪須齊整掛搭巾單不可無身四威儀常具足莫隨愚輩學粗疎

廊下逢僧須問訊門前遇客要相呼出家體態宜謙讓莫學愚人禮數無

出家不斷葷和酒枉在伽藍地上行到老心田如未淨菩提種子亦難生

莫說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口深藏舌便是安身第一方

莫學愚人說脫空脫空說得有何窮暗中莫道無人見只恐難瞞馬相公

色身康健莫貪眠作務辛勤要面前不見碓坊盧行者祖師衣鉢是渠傳

二時普請宜先到衆手能爲事不差諷誦如來經一卷勝如閑話口吧吧

香積廚中好用心五湖龍象在叢林瞻星望月雖辛苦須信因深果亦深

常住分毫不可偷日生萬倍恐難酬猪頭驢脚分明現佛地今生掃未休

家事精粗宜愛惜使時須把眼睛看莫將恣意胡拋
擲用者須知成者難

諸寮供過要精勤掃地煎茶莫厭煩事衆若能常謹
切身心方是出家人

有時緣幹出街頭照顧瀉山水牯牛門外草深常管
帶等閑失却恐難收

拳手相交不可爲粗豪非是出家兒遭人唾面須揩
却到底饒人不是痴

三通浴鼓入堂時觸淨須分上下衣語笑高聲皆不
可莫將粗行破威儀

出家言行要相應戰戰常如履薄冰雖是未除鬚與
髮直教去就便如僧

勉僧看病

靈岩石刻

四海無家病比丘孤燈獨照破牀頭寂寥心在呻吟
裡粥藥須人仗道流

病人易得生煩惱健者長懷惻隱心彼此夢身安可
保老僧書偈示叢林

氣濕風勞猶可療不知禪病若爲醫衲僧更擬論方
藥便把拳頭驀口掄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清淨三業一心五體投地皈依南無十方慈父廣大
靈感觀世音菩薩我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得
二隨順四不思議十四無畏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
十二應無量功德興大威力發大誓願同流九界六
道四生生死趣中興百千萬億無量恒河沙劫數善
行方便救度拔濟一切衆生無有休息我今哀求必
賜加被伏念某甲宿生慶幸生遇佛法身雖出家心
不染道愚痴邪見諸根昏塞內外經書雖於習學章
句妙理無所通曉又恐福力淺薄壽命不長徒入空
門虛生浪死我今洗心泣血稽顙投誠終日竟夜存

想聖容受持聖號禮拜聖像惟願菩薩天耳聞聲悲
心救苦憐憫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傾大甘露灌
我頂門蕩滌累世冤愆洗滌千生罪業身心清淨魔
障消除晝夜之間坐臥之中觀見菩薩放大神光開
我慧性使某卽時神通朗發智慧聰明一切經書自
然記憶一切義理自然通曉得大辨才得大智慧得
大壽命得大安樂衆禪學道無諸魔障悟無生忍世
世生生行菩薩道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衆生同
圓種智

天台智者大師觀心誦經法

夫欲念經滅罪第一先須盥漱整威儀別座跏趺而坐第二入觀所坐之座高廣嚴好次觀座下皆有天龍八部四衆圍繞聽法次須運心作觀觀我能爲法師傳佛正教爲四衆說想所出聲非但此一席衆乃至十方皆得聽受名爲假觀次觀能說之人所念之經何者是經爲經卷是爲紙墨是爲標軸是誦者爲當心念是口念是爲齟齬和合而出爲有我身爲無我身誰是念者觀此四衆爲是實有爲後想生四衆非有推尋畢竟無有我能念者是名空觀雖無所念之經而有經卷紙墨文字雖無能念之人而有我身

爲四衆宣念雖非內外不離內外雖非經卷不離經卷雖非心口不出心口從始至終必無差謬名不可思議能作此解能作此觀名爲三觀於一念得不前不後三觀宛然雖無施者而有法施雖無受者四衆宛然雖無法座登座宣說非一二三而一二三名爲法施檀波羅蜜專心執持無諸遮礙名爲持戒忍耐惡覺名聞財利皆不能惱名之爲忍一心不息從始至終無有慚愧名爲精進專念此經無有愛味名之爲禪分別無謬序正流通無不諦了字句分明名爲般若若是名六波羅蜜具足自行此法名之爲實傳授

外人名之爲權若從生至老一生已辦以此成功德於無始心名爲正因種子若有心觀名爲了因高座四衆說授因緣名爲因緣三因具足若觀未明但是性德研之不已觀心相應名托聖胎以胎業成就名爲修德中間四十二位亦名性修至於極果名爲種智伊字三點不縱不橫名大涅槃名到彼岸名第一義空平等大慧是名念經正觀三世諸佛無不從此而生信者可施無問莫說第三流通者若自調自度不名爲慈見苦不救不名爲悲既修正觀現前復應莊嚴法界所念經竟出觀之後以此道觀功德已登

正覺之者願度衆生入位之人悉登上地未入位者卽運慈悲二法願未來世成等正覺也

觀心食法

旣敷座坐已聽維那進止鳴磬後斂手供養一體三寶徧十方施作佛事次出生飯稱施六道卽表六波羅蜜然後受此食夫食者衆生之外命若不入觀卽潤生死若能知入觀分別生死有邊無邊不問分衛與清衆淨食皆須作觀觀之者自恐此身內舊食皆是無明煩惱潤益生死今之所食皆是般若想於舊食從毛孔次第而出食旣出已心路卽開食今新食

照諸闇滅成於般若故淨名云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是爲明證以此食故成般若食能養法身法身得立即得解脫是爲三德照此食者非新非故而有舊食之故而有新食之新是名爲假求故不得求新不得畢竟空寂名之爲空觀食者自卽可食爲新既無新食卽可得食者而不離舊食養身而新食重益因緣和合不可前後分別名之爲中只中卽假空只空卽中假只假卽空中不可思議名爲中道又淨名云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是名食法也大智律師三衣賦

吾有三衣古聖真規粗疎麻苧爲其軀獸毛蠶口害命傷慈青黑木蘭壞其色五正五間涉俗生譏其奉持也如鳥兩翼其敬護也如身薄皮信是恒沙諸佛之標幟賢聖沙門之軌儀九十六道起信之首二十五有植福之基是以堅誓獸王忍死而頻加稱歎蓮花色女作戲而盡斷貪痴弘誓甚重至德難思龍披免金翅之禍人得息戰敵之危末流浮薄正教衰遲競貿亂朱之服率遭濫吹之嗤壯大於貢高我慢欺壓於碩德屠眉習以成俗愚不知非汝當敬遵尋範仰荷恩慈時時自慶步步勿離潛神樂國兮鉢衣白

被垂形忍界今報服常隨劫石可銷想斯言而不泯
太空有盡諒此志以難移

鐵鉢賦

吾有鐵鉢裁製合轍斗半爲量不大不小竹烟熏治
唯光唯潔似二分之明珠若將圓之皎月清晨入聚
群心發越黃梁傾散有若金沙白浙高堆宛如積雪
與香積之變現無殊比自然之天供何別咨爾同舟
宜自槩括不耕不耘不鋤不割有生之命自何而活
且夫口腹無厭貪源巨竭正念微垂羅刹已奪嗜一
時之甘美爲萬劫之饑渴萬金可受保君未徹杯水

難堪聖教明說是宜五觀無違三匙有節慎勿枉彼
信施以養穢軀會須藉此資緣早求自脫

坐具賦

吾有坐具裁量有據其色相則一類袈裟其物體則
兩重疎布長四廣三壞新櫟故彼形之大者可用開
增吾身之小今從初制度好大惡小但責他非反制
爲開焉知自誤嘗聞比丘身者五分之塔也尼師壇
者四方之基也是則道者所資豈宜身之爲護安禪
講法敷之莫失於威儀入聚遊方持之勿離於跬步
不然諸律有違制刑科一生無如法坐處

澠囊賦

吾有澠囊製造有方緻練作底熟鐵爲匡其用漚兮
深須諦視其還放兮切忌損傷宜知我佛仁慈尚不
遺於微物將使吾曹飲用得幸免於餘殃一化境中
上下皆制半由旬內往返須將世多輕畧孰究否臧
或聞而不製則嗤爲小道或製而不用但懸於草堂
斯由內無慈悲外恣踈狂塞來蒙之津徑害吾教之
紀綱汝當存誠持守竭力恢張豈止四生有賴抑使
三寶增光

錫杖賦

吾有一錫裁製有式上下三停聳幹六尺十二環圓
而無缺示因緣乃死乃生兩鉤開而復同顯空有不
離不卽匪以扶羸唯將丐食執之兮居然寂寂振之
兮其鳴歷歷直欲使諸有門開三途苦息隨身所止
懸之屋壁塵垢易生長須拂拭擲雲外兮不以爲難
解虎競兮未須勞力幸哉凡愚蹈夫聖跡外露粗暴
內懷荆棘用之舍之兮能無夕陽

贖禪師誠洗麵文

詳夫麴豈天然麥非地涌盡衆生之汗血乃檀越之
脂膏本療形枯爲成道業尋常受用尚恐難消況於

盪洗精英唯餘筋滓全資五味借美色香巧製千端
擬形魚肉致使鷺毛白雪之狀逐水流離常堂口分
之食三分去二如斯枉費實謂無慚昧稼穡之艱難
減龍神之祐護設具輪王之福猶須瓦解冰消雖非
害命傷生寧不招因帶果大覺世尊一麻一麥古來
高士果萊克饑飲食之侈未除解脫之期安在但願
衆禪得髓何須洗麪求筋縱消萬兩黃金正好粗羹
淡飯既免多求妨道自然所向清高雖云淡薄家風
別是一般安樂痛想圓通慈訓真堪換骨洗腸法雲圓通
禪師常戒學徒不得洗麪深思舜老規繩須是斬釘截鐵雲居舜和尚制

常住及諸莊並不令洗麪大衆同推道念莫嫌供養蕭疎假饒研
下山僧頭決定不洗常住麪元符三年十一月一日
住持宗贖白

洗心猶在半途中途洗麪何曾振古風今日叢林思舜
老昔時宗匠憶圓通

種麥辛勤磨麥難莫將洗麪作盤食爲憐枉費情何
似恰與山僧肉一般
任是豐年猶損福假饒凶歲亦傷財殷勤爲報諸禪
者緊把繩頭更不開

正使有餘須愛惜不應過分太無慚閭羅老子真難

解主稼龍神意未甘

莫言此費不多爭萬事皆從洗麪生舜帝昔年爲涿
器百僚猶諫不須行

麪裏有筋須有脚忽然筋去脚難行自家喫着情猶
倦過與他人意未平

調和香味如眞肉鬪釘肥鮮作假魚畫佛既然成道
果像生那得證無餘

三冬洗處寒侵骨九夏蒸時汗滿身費水費油兼費
火勞人勞畜亦勞神

道者踈食樂有餘淨人還不費工夫尋常普請供奉

外落得叅禪誦佛書

不學諸方五味禪箇中消息更天然成湯祝網從君
意呂望垂鈎信我緣

三時普請歸禪室一念無心過虎溪鉢裏飯盛粗粟
米桶中羹是淡黃虀

玉食尊官莫動情隨堂齋飯太粗生空門平等無高
下千聖從來一路行

信心檀越事齋筵莫以蕭疎意便闌大抵精粗同一
飽細論功過却多般

效古修行利益深新羅不是枸叢林雖然冷淡無滋

味聊表禪家一片心

君親義重曾輕捨水陸庖精尚遠離今日此情猶未
息低頭更念出家時

摩盤拭案強逢迎終愧禪林本分僧出世道心隨日
減順情人事逐年增

叢林枯淡變柴林日用蕭條古意深不洗十方常住
麪唯參六代祖師心

莫以今人似古人較量終是有疎親當時建磨分皮
髓後代兒孫洗麪筋

疎齋易備長安樂美食難消損道緣多見水邊林下

客一生無事亦長年

已學壞衣爲乞士忍誇精饌敵王公有人解笑從他
笑甘豎降旗立下風

不是憂貧不是慳息繁食道合如然通心上士應相
委多口禪和莫亂傳

乳薤葷羶損戒香麪筋奢靡費常堂如今一筆都勾
下轉覺空門氣味長

洗麪終歸剋化難因循多病障輕安凡夫福德能多
少縱使滄溟也解乾

本來面目甚分明逐浪隨波太瘦生應被叢林高士

笑天真喪盡得浮名

龍象高僧意不群
撩天鼻孔氣凌雲
尚嫌禪悅珍羞味
爭肯噉愛麪筋

山僧初未歷艱難
振領提綱似等閑
十五萬斤常住麪
已隨流水過人間

雖然指馬事難明
同過同功未可憑
惜福此時因大衆
無慚當日是山僧

招提枉費禍難量
見說泥犁歲月長
却恐那時妨道業
不如今日且尋常

鼓林執事莫癡憨
苦果酌因豈易擔
更擬諸方問王

老不知辛苦爲誰甜

僧家一飯且支身
惜福由來戒麪筋
大嚼屠門真可愧
十千沽酒又何人

天生三武禍吾宗
釋子還家塔寺空
應是昔年崇奉日
不能清儉守真風

山僧特地改家常
圖得吾門更久長
若向此時踈奉養
免教他日悞君王

唐朝欲末事如麻
兵火屠燒萬萬家
當日太平思儉約
可能巢賊亂中華

宴安風範日驕奢
須趁昇平剪禍芽
所以吾門增淡

薄且圖天下息繁華

攝伏龍天動鬼神蓋因高行出凡倫從教古淡無人
愛只此清修是化門

隨家豐儉事難同禪悅偏宜淡薄中下口若知無味
味舉頭方見不空

受福人多惜福稀得便宜是落便宜雲門胡餅金牛
飯一飽心頭忘百饑

百衲袈裟五綴盂二時寧復計精粗沙門畢竟宜清
苦軟喚修行道業疎

太平人物侈心開受用殷繁養禍胎慚愧未生癡福

盡災荒水旱驀頭來

太平生齒漸增加美食鮮衣器用華地力有窮財有
限此時宜儉不宜奢

辦才淨法師心師銘

咄哉此身爾生何爲資之以食覆之以衣處身以室
病之以鑒百事將養一時不虧殊不知恩反生怨違
四大互惱五臟相欺此身無常一息別離此身不淨
九孔常垂百千癰疽一片薄皮此身可惡無貪惜之
當使此身依法修持三種淨觀十六思惟一行不退
安養西歸成無上智是爲心師

唐禪月大師座右銘并

序曰愚常覽白太保所作續崔子玉座右銘一首其詞旨乃典乃文再懇再切實可警策未悟貽厥將來次又見姚宗卜蘭張說李邕皆有斯文尤爲奧妙其於束勗婉婉乃千古之鑒誠資腴矣愚竊愛其文唯恨世人不能行之十得一二一日因袖毫遂作續白氏之續命曰續姚梁公座右銘一首雖文經理緯非逮於群公而亦可書於屋壁

善爲爾諸身行爲爾性命禍福必可轉莫愆言前定見人之得如已之得則美無不克見人之失如已之

失是亨貞吉返此之徒天鬼必誅福先禍始好殺滅紀不得不止守謙寡欲善善惡惡不得不作無見貴熱諂走蹙蹙無輕賤微上下相依古聖著書矻矻孳孳忠孝信行越食逾衣生天地間未或非假身危彩虹景速奔馬胡不自強將昇玉堂胡爲自墜言虛行僞艷殃爾壽須戒酒腐爾腸須畏勵志須至撲滿必破非莫非於飭非過莫過於文過及物陰功子孫必封無恃文學是可奇薄患隨不忍害逐無足此一彼諸官合徵親仁下問立節求已惡水之陰匪陰盜泉之水非水世孚草草能生幾幾直須如水如玉

種桃種李嫉人之惡酬恩報義忽已之慢成人之美無擔虛譽無背至理恬和慙暢冲融終始天人景行盡此而已丁寧丁寧戴髮含齒

禪月集

吉州龍濟山友雲鑒和尚蛇穢說

世間最毒者無甚於蛇虺至穢者莫過乎便利蓋蛇虺之毒能害人之性命便利之穢能穢人之形服所以欲保其性命也必遠於毒害欲潔其形服也必除其穢惡如世之人夢蛇虺則欣其有財夢便利則悅其獲利何寤寐愛惡之不同哉苟知惺有所忌寤有所懼又何必見財斯喜見利斯悅者乎況財之毒尤

甚於蛇虺利之穢更過乎便利且古之人以財害乎性命者不止於一以利汙乎形服者亦由其衆而不悟者愛之而不已貪之而不止是亦可悲也且夫貧也富也人之分定也能安其分雖貧亦樂不安其分縱富常憂能知分之可安貧之可樂則性命可以保而生形服可以潔而有是知貪財者是養於蛇虺好利者必汙乎形服吾非好貧也是遠毒害也吾非惡富也是除穢惡也如有遠財如遠蛇虺去利如去便利者吾保此人漸可以爲達人矣不然生生之厚貪愛無休必將見傷其性命而汙其形服矣世人其訓

之

大慧禪師荅孫知縣書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士大夫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爲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義真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師翻譯失真而汨亂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自始持誦卽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舛差而習僞已久雷同一律豈得京師藏本始有據依復考釋天親無着論頌其義脂合遂泮然無疑又以長水孤山二

撰述

續四庫全書卷八

七

陽

師皆依句而違義不識左右敢如是批判則定嘗見六朝所譯梵本盡得諸師翻譯錯謬方始泮然無疑旣無梵本便以臆見刊削聖意則且未論招因帶果毀謗聖教墮無間獄恐有識者見之却如左右檢點諸師之過還着於本人矣古人有言交淺而言深者招尤之道也某與左右素昧平生左右以此經求印證欲流布萬世於衆生界中種佛種子第一等好事而又以某爲箇中人以箇中消息相期於形器之外故不敢不上稟昔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正譯師訛舛而不得梵本但書之于經尾而已如佛不思議法

品中所謂一切佛有無邊際身色相清淨普入諸趣而無染着清涼但云佛不思議法品上卷第三葉第十行一切諸佛舊脫諸字其於經本脫落皆注之于經尾清涼亦聖師也非不能添入及減削止敢書之于經尾者識法者懼也又經中有大琉璃寶清涼曰恐是吠琉璃舊本錯寫亦不敢改亦只如此注之經尾耳六朝翻譯諸師非皆淺識之士翻譯場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而左右尚以爲錯譯聖意左右旣不得梵本便妄加刊削却要後世人諦信不亦難乎如論長

水依句而違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爲非公雖是講人與他講人不同嘗參琅瑯廣照祥師因請益琅瑯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琅瑯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左右所謂依句而不依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右求奇太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已耳左右引無着論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爾如來雖不應以

相具足見應相具足爲因得阿耨菩提爲離此着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爲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爾色是相緣起相是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爲無斷無滅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在母胎卽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卽名爲斷何以故

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曾又云何以故一切法是無生性所以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不說性而言相謂法界是性之緣起故也相是法界緣起故不說性而言相梁昭明所謂無斷無滅是也此段更分明又是左右求奇太過強生節目耳若金剛經可以刊削則一大藏教凡有看者各隨臆解都可刊削也如韓退之指論語中畫字爲畫字謂舊本差錯以退之之見識便可改了而只如此論在書中何也亦是識法者懼爾圭峰密禪師造圓覺疏鈔密於圓覺有證悟處方敢下筆以圓覺經中一切衆生皆證

圓覺圭峰改證爲具謂譯者之訛而不見梵本亦只如此論在疏中不敢便改正經也後來泐潭真淨和尚撰皆證論論內痛罵圭峰謂之破凡夫臊臭漢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畜生永作畜生餓鬼永作餓鬼盡十方世界都盧是箇無孔鐵鎚更無一人發真歸元凡夫亦不須求解脫何以故一切衆生皆已具圓覺亦不須求證故左右以京師藏經本爲是遂以京本爲據若京師藏本從外府州納入如徑山兩藏經皆是朝廷全盛時賜到亦是外州府經生所寫萬一有錯又却如何改正左右若無人我定以

妙喜之言爲至誠不必泥在古今一大錯上若執已見爲是決欲改削要一切人唾罵一任刊板印行妙喜也只得隨喜讚歎而已公旣得得遣人以經來求印可雖不相識以法爲親故不覺怛怛相觸忤見公至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乘造奧義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教徹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綱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死窠窟者與伊着死工夫廝捱忽然打破淩桶便是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群書無不通達禪我

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師不到處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佛鑑懃和尚與佛果勤和尚書

時住夾山

惠懃敬上昔奉祖峯老師左右嘗聞其語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而聲名不揚匪爲人之取信者良由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欲苟異名聞利養乃廣銜其華飾遂爲有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爾輩他後忽風雲際會出來爲人天師範者切宜以此事自勉某得聞此語遂書諸紳銘於心終身誦之不敢忘近有禪

客至此傳聞夾山禪師邇來爲兄弟請益雪竇其洪機捷辨出沒淵奧頗異諸方自古今未有也某聞之不覺洒涕自謂高蹈之士何至此矣老兄何不激揚達磨未來時因緣誘接學者以報先聖之德無乃牽蔓至此何太錯也此蓋老兄博覽古今所蘊之妙而不憤今時邪黨異說有昧古人之意故奮發大用益舒卑願開顯先德之機以破其蔽意在此然高明遠識者有以見亮必無外也第恐晚進後昆疑其言句尖新以爲佛法只如此矣遂坐守化城不能進至寶所爲害非淺就此而言不唯有損宗教亦乃無益於

學者某不懼罪責敢以先師所授之言以告於左右
倘能自勉則幸莫大焉苟或以此見棄於我者亦不
罪於左右也不宣

荅投子通和尚書

某敬上比聞瓶錫赴緣投子四方歸德翕然欽承無
有間者則其同風異慶又可知也伏承來書以法屬
見呼良難當克未審禪師得法果嗣何人若汾陽的
派臨濟正宗何幸加焉從上先祖各有密傳宗旨以
辨正邪爲之驗人關肘後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萬
象森羅有情無情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普天匝地

更無絲毫滲漏自百丈大智禪師以下遁代相承至
於汾陽有三種獅子句一超宗異目二齊眉共躡三
影響音聞若超宗異目見過於師方爲種草若齊眉
共躡減師半德不堪傳授若影響不真狐狼猥勢異
類何分慈明傳之遂云掌上握乾坤千差都一照楊
岐傳之則以金剛圈栗棘蓬以驗正邪鉢圍山可透
金剛圈不可透大海水可吞栗棘蓬不可吞若吞得
一蓬百千萬億蓬吞之無碍若透得一圈百千萬億
圈透之無碍自楊岐傳之白雲端師翁師翁傳之五
祖先師先師傳之於新戒遁代相傳若當勘辨邪正

切須子細恐濫宗乘有悞後學某自授先師印可握柄太平據令全提明投暗合高低一顧萬類齊彰邪正洞然不敢草次是以千差萬別公案諍訛不出金剛圈栗棘蓬一時攝盡若能吞一蓬透一圈則百千萬億蓬圈悉皆無礙無疑俟容披晤款曲勘同倘若符合無差卽幸甚矣如或未然不敢從命謹此奉聞伏希見察不宣

緇門警訓卷第八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八

崇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九

隋高祖文皇帝勅文

皇帝敬問光宅寺智顗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時毀壞佛法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卽興復仰憑神力法輪重轉十方衆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虐亂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爲民除害吳越之地今敕廊清道俗又安深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旣已離世綱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行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卽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

爲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
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譏宜相勸勵以同
朕心春日漸暄道體如宜也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
內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
元操奉內史舍人裴矩行

晉王受菩薩戒疏 卽隋煬帝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楊州總管諸軍事楊州刺史
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
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初心
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

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
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王天仙龍神飛騰隱
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
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
弟子誓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卽如來性
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
必積於因是調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不可勝
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啟
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逗根宜權爲方
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

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耻崎嶇於小
徑希優遊於大乘笑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
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論造宮室
必因基趾徒架虛空終不成立弗揆庸懷抑又聞之
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釋迦
能仁本爲和尚文殊師利冥作闍黎而必籍人師顯
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波崙罄髓於無竭
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爲臆說深信佛
語聿遵明導天台智顓禪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
珠圓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

物後已謙挹盛風名稱普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
誠遙注命楫遠延每畏緣差值諸留難亦旣至止心
路豁然及披雲霧只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授
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
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
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卽日種羅喉業生生世
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
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爲地平
均六度恬和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

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成
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

王觀戒師衣物五十八事親書龍魚飛白諸篆四十餘字

婺州左溪山朗禪師召永嘉大師山居書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岩龕
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
名花香果蜂鳥啣將猿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
細草爲壇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
倘有寸陰願垂相訪

永嘉答書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

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如何法味資神故應清樂
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
棲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
緜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闕然獨宿孤峯端居樹
下息繁食道誠合如之然而正道寂寥雖有修而難
會邪徒喧擾乃無習而易親若非解契玄宗行符真
趣者則未可幽居抱拙自謂一生歟應當博問先知
伏膺誠懇執掌屈膝整意端容曉夜忘疲始終虔仰
折挫身口蠲矜怠慢不顧形骸專精至道者可謂澄
神方寸歟夫欲採妙探玄實非容易決擇之次如履

輕水必須側耳目而奉玄音肅情塵而賞幽致忘言
宴旨濯累食微夕惕朝詢不濫絲髮如是則乃可潛
形山谷寂累絕群哉其或心徑未通矚物成壅而欲
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况乎鬱鬱長林峩峩聳
峭鳥獸嗚咽松竹森稍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
絆雲霧氤氲節物衰榮晨昏眩晃斯之種類豈非喧
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
乃居山若未識道而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
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
道性怡神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

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
我誰住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聚何殊山谷如其三
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何關人山之喧寂
耶且夫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慈平等聲色何
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若能了境非有
觸目無非道場知了本無所以不緣而照圓融法界
解惑何殊以含霧而辨悲卽想念而明智智生則法
應圓照離境何以觀慈悲智理合通收乖生何以能
度度盡生而悲大照窮境以智圓智圓則喧寂同觀
悲大則怨親普救如是則何假長居山谷隨處任緣

哉況乎法法虛融心心寂滅本自非有誰強言無何
喧擾之可喧何寂靜之可寂若知物我冥一彼此無
非道場復何徇喧雜於人間散寂寞於山谷是以釋
動求靜者憎枷愛杻也離怨求親者厭檻欣籠也若
能慕寂於喧市鄺無非宴坐微違納順怨債由來善
友矣如是則劫奪毀辱何曾非我本師叫喚喧煩無
非寂滅故知妙道無形萬像不乖其致真如寂滅衆
響靡異其源迷之則見倒惑生悟之則違順無地間
寂非有緣會而能生峩嶷非無緣散而能滅滅既非
滅以何滅滅生既非生以何生生滅既虛實相常

住矣是以定水滔滔何念塵而不洗智燈了了何惑
霧而不祛乖之則六趣循環會之則三途迴出如是
則何不乘慧舟而遊法海而欲駕折軸於山谷者哉
故知物類紘紘其性自一靈源寂寂不照而知實相
天真靈智非造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
人何關動靜者乎譬夫未解乘舟而欲怨其水曲者
哉若能妙識玄宗虛心冥契動靜常矩語默恒規寂
爾有歸恬然無間如是則乃可逍遙山谷放曠郊鄺
遊逸形儀寂寂怕心腑恬淡息於內蕭散揚於外其身
兮若拘其心兮若泰現形容於寰宇潛幽靈於法界

如是則應機有感適然無準矣因信畧此餘更何由
若非志朋安敢輕觸宴寂之暇時暫思量予必誑言
無當看竟迴克紙燼耳不宜同友玄覺和南

天台圓法師懺悔文

我念自從無始劫失圓明性作塵勞出生入死受輪
迴異狀殊形遭苦楚夙資少善生人道獲遇遺風得
出家披緇削髮類沙門毀戒破齋多過患壞生害物
無慈念啗肉食膳養穢軀眾人財食恣侵瞞三寶資
緣多互用邪命惡求無厭足耽淫嗜酒愈荒迷慢佛
輕僧謗大乘背義孤親毀師長文過飾非揚已德幸

哉樂禍掩它能虛誑欺誣競利名鬪構是非爭人我
惡念邪思無暫息輕浮掉散未嘗停追攀人事愈精
專持誦佛經唯困苦外現威儀增諂詐內懷我慢更
踈狂懶墮熏修恣睡眠慳嫉貪婪無愧耻野田穢本
將何用大海浮屍不久停既無一善可資身必墮三
塗嬰衆苦仰願本師無量壽觀音勢至聖賢僧同軫
威光俯照臨共賜冥加咸救拔無始今身諸罪障六
根三業衆愆尤一念圓觀罪性空等同法界咸清淨
發願文

願我盡生無別念阿彌陀佛獨相隨心心常繫玉毫

光念念不移金色相我如再食眾生肉飲酒行淫作
重非現身生陷大阿鼻萬劫洋銅吞熱鐵願我臨終
無疾苦預知時至不昏迷善根慧念轉增明業債冤
魔咸寂滅異香天樂盈空至寶殿金臺應念來親觀
如來無量光一切聖賢同接引彈指已登安樂國卽
聞妙法悟無生遊歷無邊佛土中供養親承蒙授記
分身徧至河沙界歷微塵劫度眾生誓入娑婆五濁
中普化群迷成正覺眾生業盡虛空盡我願終當不
動移乃至今身及未來念念圓修無間斷仍將三業
修行善回施虛空法界中四恩三有衆冤親同脫若

輪生淨土

荆溪大師誦經普回向文

一句染神咸資彼岸思惟修習永用舟航隨喜見聞
恒爲主伴若取若舍經耳成緣或順或違終因斯脫
願解脫之日依報正報常宣妙經一利一塵無非利
物唯願諸佛冥熏加被一切菩薩密借威靈在在未
說皆爲勸請凡有說處親承供養一句一偈增進菩
提一色一香永無退轉

芭蕉泉禪師示衆

雲水之人不暫休問君着甚苦來由異鄉彼此皆爲

客無事相干且縮頭行與住坐與臥兩片唇皮只管播是是非非誰箇無也須檢點自家過出家兒着便宜袈裟不是等閑披桑田不耕親不養不修道業更何爲閻老子不撻擺據你所作因還你所作果涅槃堂裡叫阿爺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正與麼時是你是我

龍門佛眼禪師十可行十頌并序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門示無盡之理禪門有十玄談以明唱道洞山有十不歸以表超證山僧述十可行以示後生庶資助道譬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

如染香之人亦有香氣有少益者書之于后

宴坐

清虛之理竟無身一念歸根萬法平物我頓忘全體露箇中殊不記功程

入室

問道趨師印自心入門端的訪知音此生不踏曹溪路到老將何越古今

普請

拈柴擇菜師先匠進業脩身見古人若到諸方須審實龍門此法是通津

粥飯

三下板鳴生死斷十聲佛唱古今通開單展鉢親明
取不可覓心昧苦空

掃地

田地生塵便掃除房廊瀟灑共安居裝香掃地無餘
事默耀韜光示智珠

洗衣

臨流洗浣莫踈慵入衆衣裳垢不中上下隣肩薰炙
久身心動念肯消鎔

經行

石上林間鳥道平齋餘無事畧經行歸來試問同心
侶今日如何作麼生

誦經

夜靜更深自誦經意中無惱睡魔惺雖然暗室無人
見自有龍天側耳聽

禮拜

禮佛爲除僞慢垢由來身業獲清涼玄沙有語堪歸
敬是汝非他事理長

道話

相逢話道莫虛頭大語高聲喚上流言下若能窺本

未肯將無義結朋儔

示禪人心要

近世多以問荅爲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怪可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爲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趯口荅取笑達者

誠問話

近代問話多招譏謗蓋緣不知伸問致疑咨請之意後生相承多用祝贊順時語並非宗乘中建立如古人問若爲得出三界去又問聲色如何透得又問此

間宗乘和尚如何言論並是出衆當場決擇近時兄弟進十轉五轉沒巴鼻語或奉在座官員或莊嚴修設檀信俱不是衲僧家氣味又抽身出衆便道數句或時云某甲則不恁麼道又云和尚何不道云云夫問話者激揚玄極也不在多進語三兩轉而已貴得生人信不至流蕩取笑俗子也

大隋神照真禪師上堂

師云老僧不爲名利來此須要得箇人不可青山白雲中趁爾是非將來之世捨一報身後草也無喫多少金毛師子問着便作驢鳴馬喊諸人者似老僧行

脚時到於諸方多是一千少是七百五百衆或在其
中經冬過夏未省時中空過向爲山會裏做飯七年
於洞山會中做柴頭三年重處即便先去只是了得
自己時中干他人什麼事如諸佛菩薩盡是勤苦不
計劫數捨金輪王寶位及頭目髓腦所愛之物國城
妻子不可算數所以始得名爲佛似諸闍黎還曾捨
得箇什麼作得箇什麼勤苦便道我會出世間法世
間法尚不會些些子境界現前便自張眉努目消容
不得說什麼解脫法長連牀上坐不揺十指喫他信
施了合眼合口便道我修行修道感果如是合消得

只是謾自己如百丈和尚置於堂宇只要辦事底人
諸闍梨還辦得箇什麼事其中有不動身手日消得
萬兩黃金若是消得者豈可如此見解不可從母腹
中來如是邪但會得世間法是則名爲出世間法世
間法尚乃不會豈况佛法只如一大藏教盡是金口
所宣如來祕密汝口裏念將來總成魔語豈得了爲
什麼不了若了時達磨不從西來也只如達磨未來
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又爭得道無譬如人有一寶
墜在淤泥中勤苦累劫尋求不得或有一人善知寶
所直從泥中指出此寶以示失寶之人失寶之人一

見便識是我本物了無得失達磨西來亦復如是不
可只是老僧是善知識邪遍地衆生總是善知識只
是見覺未明不可道伊無也若言有時諸人肯禮蠢
蠢之徒作佛麼譬如明珠墮在泥中未遇其人豈有
出期有此衆生比如無情還同頑物既在三衣之下
直須親近知識早是幾生修來始得如此不可却入
輪迴六趣去也若是得自在底人論箇什麼鑊湯爐
炭刀山劍樹四生六道於中如喫美食若未得如是
便實受此報一失人身再求欲似如今者萬中無一
莫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未聞謂聞自謾自誑失却光

陰虛延日月展轉只是無明檐重乍可爲俗隨所任
運遣過時日卻乃無業如今作沙門每日有業有什
麼業踏底是國王地着底是檀信衣喫底是檀信食
骨肉是父母之體若也不了將何酬答所以言有業
只如老僧不可可是了底人捨此一報身隨業而行誰
言定得除佛與佛乃能知之時有僧問不假言句如
何得知師云假言句尚乃不知僧無語禮拜

上堂

夫沙門釋子見有如無始得向一切時中與凡聖等
與解脫等方有少許出處若不如此大難大難珍重

雲峰悅和尚室中舉古

舉古者道剃髮着袈裟宜應行聖道自餘閑雜事俱
爲生死因師云汝等諸人橫擔拄杖撥草瞻風遠天
下行脚且道還曾踏着田地也無僧無對師云虛生
浪死漢

金陵保寧勇禪師示衆

身上之衣不容易披鉢中之食莫等閑喫等閑喫往
往難銷水一滴容易披究竟出家何所爲直心實行
能綱紀一顆圓光無表裡莫學尋常輕薄流平生涉
獵誇唇嘴恣貪瞋沒慚愧善惡昭然難禪避三途六

道正茫茫也好回頭自瞥地

古德渴熱行

金烏震怒兮爍爍如飛火雲發炎兮騰騰若炊江湖
競熬煮草木半黃萎真金銷爍兮大石欲裂猛虎喘
息兮蛟龍唾垂門有蓬草兮屋無片瓦寢無帳席兮
哭有多兒耘苗匪倦庠水忘疲顏容抹漆黑背脊垢
龜皮杏爾釋氏宜以審之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屋有
畫堂虛室浴有清流曲池帳垂翡翠簾展琉璃閑尋
泉石兮恣行恣坐靜對風月兮自歌自怡回頭一顧
人間事飲水須知可度時無更恨風伯休顛嗔雨師

覺範洪禪師送僧乞食序

曹溪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春以石墜腰牛頭衆乏粮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暮歸率以爲常隆化惠滿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開田說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鎮江陵之西有負米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爲游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轡以副絲絢其可夜春乎織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與其可負米乎方

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嘆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爲廢人方幸生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菴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卽開關堅臥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菴法施如智覺愛衆如雪峰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已名不耀而畏人挨已下視禪者如百世之冤謫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咲蹈此污而去庶幾雲菴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菴典刑尚存余嘉

撰述

續四庫全書

書

陽

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當有賞音者耳

爲僧不預於十科事佛徒消於百載

高僧傳

譯經

變梵爲華通凡入聖法輪所轉諸佛所師

義解

尋文見義得意忘言三慧克全二依常轉

習禪

修至無念善惡都亡亡其所亡常住安樂

明律

嚴而少恩正而急護嬰守三業同彼金湯

護法

家有良吏守藏何虞法有明師外禦其侮

感通

逆於常理感而遂通化於世間觀之難測

遺身

難捨易捐施中第一以穢濁體迴金剛身

讀誦

十種法師此爲高大洙杓櫟花果時穰赤

興福

爲已爲它福生罪滅有爲之善其利溥哉

雜科

統攝諸科同歸高尚唱導之匠光輝佛乘

或菴體禪師上堂

衲僧行李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
令東西無復鬼分賊

示衆

暗撒驪珠成瓦礫閑傾鳩毒是醍醐寃將恩報滅胡
種舉眼無親真丈夫

著脚孤危草不生勿棲泊處等閑行臨風闊却墮空
口斷送渾家入火坑

絕學無爲暗號通先天後地活虛空縱橫漏泄祖師
意爭得渾家不點胸
瘡破孃生帖肉衫袒肩赤膊不羞慙胡來漢見非難
易大事教誰更荷擔
生瘳別是一般村品藻先賢薄後昆掉放孤峯爭合
煞棒頭有眼蓋乾坤
清平世界罷干戈無奈兒曹籍甚何急水灘頭拋直
釣錦鱗不遇枉多羅
男兒脚底透長安得坐披衣肯自謾三尺冷光輝夜
月一條秋水迸人寒

暗驢種草不消憑舊閣重關唾手羸湖海晏清還獨
步功歸寸刃血長鯨

判身捨命討冤讐熱血相噴肯便休反倒大家無寸
土空雙手去占雲頭

全提大用易投網絕照忘機龜負圖入此門來都不
是如何陞降老臊胡

已躬日用露全真選甚行雲與谷神合掌低頭叉手
處粗言細語在當人

離相離名無實法非心非佛若爲猜了知極則難分
付不覺和聲送出來

支郎入作葛藤多捏定咽喉不奈何轉得身來添氣
急可憐錫子過新羅

小參

赤骨力窮擔片板顛癡教癩豎雙眉驀生做處難名
狀佛祖當頭聽指揮

結座

一拳也是打爺來未有輪贏莫放開割捨拍盲竊性
命觔啗鼻塌見全村

真淨文禪師頌

剃髮因驚雪滿刀方知歲月不相饒逃生脫死勤成

佛莫待明朝與後朝

靈芝照律師頌

聽教衆禪逐外尋未嘗回首一沉吟眼光欲落前程
暗始覺平生錯用心

古德垂誠

地獄之中未是苦袈裟之下苦無聞死生大事還知
否莫向青山臥白雲

勉看經

檀那經卷早宜看施利雖虧我不安奉勸僧尼勤讀
誦鐵窓莫待電光寒

勉應緣

出家事業總荒唐
贏得身心蟻子忙
簿上轉經多積欠
眼前業障自身當
門徒施利魚顚水
買得油鹽雪見湯
年去年來何了日
不知將底見閻王

勉住持

深嗟末法實悲傷
佛法無人爲主張
未解讀文先坐講
不曾行脚便陞堂
將錢討院如狂狗
空腹高心似啞羊
奉勸後賢休繼此
免教地獄苦時長

洞山和尚自誠

不求名利不求榮
只麼隨緣處此生
三寸氣消誰是

主百年身後謾虛名
衣裳破處重重補
糧食無時旋旋營
一箇刁軀能幾日
爲他閑事長無明

雪峯存禪師入閩

光陰倏忽暫須臾
浮世那能得久居
出嶺年登三十二
入閩早已四旬餘
他非不用頻頻舉
已過當須漸漸除
爲報滿朝朱紫道
閻王不怕佩金魚

宏智禪師示衆

萬里新墳盡少年
修行莫待鬢毛斑
死生事大宜須覺
地獄時長豈等閑
道業未成何所賴
人身一失幾時還
前程黑暗路頭險
十二時中自着奸

省病僧

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臥涅槃堂門無過客窗無紙爐有寒灰蓆有霜病後始知身自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

大慧和尚示徒

出家立志切須勤也要時時近好人蹭蹬莫隨愚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無良小輩頻頻脫得義高流數數親若也依吾如是誠佛家梁棟亦堪陳

龐居士頌

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鍊牛不怕師子

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遶是何慮菩提道不成

自保銘姑蘇無作譔

夫求名者不以德而求之謂之惡名求利者不以道而求之謂之惡利惡名爲智人之所嫌惡利有來業之所畏上德不德老氏誠言四邪五邪釋門切忌寧以實而失不以得而僞小人趨惡名之名君子存大利之利福劣財強財必爲殃德薄任大任速成害古人者只要心達不要身達他賢莫揜我賢莫伐若如是則知其命合其道終一身而自保

上竺佛光照法師示小師正吾

嘗住吳之北
禪號東屏

爲人難爲人師不易難者何曰天資曰學問曰識見
曰氣象無天資無學問無識見無氣象若是而能爲
人者未之有也有天資而後有學問有學問而後有
識見有識見而後有氣象若是能爲人未也是何也
天資不高學問不博識見不明氣象不雅猶之不能
也不高則庸不博則窒不明則回不雅則野高而智
博而達明而正雅而文四者備能爲人矣而欲爲人
師者未之可也曷爲不易曰宗旨曰教義曰法相不
得乎宗旨不通乎法相不辨乎教義猶之不可也能

提宗旨矣能析教義矣能解法相矣不有師承不明
境觀而能與人爲師者未之有也師承正境觀明而
不超悟洞徹佛意者猶之不能也亦旣超悟洞徹矣
不能忘境觀絕知見離法愛爲大導師者未之有也
三者具矣而不知進退得失者猶之不可故曰爲人
難爲人師不易

圭峰禪師示學徒委曲

一從別後相憶是常未審朝暮用心在何境界得背
塵合覺否外境內心覺了不相關否定慧輕安適悅
否修行若忘失菩提心知之總是魔業否數數覺察

勤勤觀照習氣若起當處卽休輒莫隨之亦莫滅之何以故陽燄之水不應趁故不應滅故不應趁故免落凡夫縱情不應滅故免墮二乘調伏圓宗頓教畢竟如斯但與本性相應覺智自然無間長時之事難可具書畧標大分自須努力不多述也

登廁規式

登廁之法律制委明益欲潔嚴身器親近聖賢洗淨洗手各有軌度倘未盡諳則反污其手禮誦燒香合掌執捉動輒得咎可不慎歟今將古規稍加增削然其細行固難備舉大抵種種動用之際皆

有方便護人意根處自當觸類而長之書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況出家者流幸冀高明勸諸後進○經云若登廁不洗淨者不得入大僧數不得坐禪牀不得登寶殿○須知淨桶內淨外觸不可將淨桶入水槽中澣水須將杓盛水入桶中免污一槽之水○不可安淨桶在水槽上淋其桶底觸水下槽中○不得將觸處筓帚近水槽邊恐不知者誤將洗盆○槽中之水須頻換新者蓋水留三宿只生細虫夏月則不至三宿切莫停積死水若無淨頭之處仰宣力者結緣措置免傷物命○初入廁時先須彈指三下

以警在穢之鬼亦不可痰吐入廁中以傷在穢之鬼此二項陰德具載藏經茲不繁引○初蹲身時先須傾少水在槽中一則解舊糞臭氣則新糞易下不積槽中○旣在廁中不可語言作聲○文殊經云大小便時身口狀如木石不得有聲○廁中不可畫壁書字每見尊宿老成路逢字紙在地卽收置淨處或拋在水中蓋尊重字畫不忍狼籍況書臭廁中豈不折福○若洗淨時右手執淨桶旋旋傾之以左手盛水將第四指著實洗之七度切不可就桶中掬水汚於桶內○常去左手第四指爪甲莫令藏垢釋氏要覽

云佛令比丘指甲止長一麥粒許過則剪之今有出家人愛護指爪養長寸餘以爲美觀尚縱穢軀應無淨行○常見惜福人用厠籌畢就淨桶洗之反汚桶內或將手入桶掬水洗籌亦不可○洗淨須用冷水則益人用熱湯則生腸風等疾○若洗手時先用灰擦七度去穢手背亦然次用泥擦七度淨之手背亦然次用皂團或皂角或木屑或二桑葉皆可○溪堂雜錄云元祐中有蜀僧智超法師常誦華嚴經已三十年偶見一童子風貌清爽舉手高揖超曰何來曰五臺來超曰何遠至此曰有少事欲相導故超曰願

聞曰吾師誦經固可嘉矣但失在登廁洗淨時觸水淋其手背而未嘗用灰泥洗之所用灰泥律制七度今但二三緣此觸尚存禮佛誦經悉皆得罪言訖不見超懸而改過識者或曰此必文殊化現有警於超也故知洗手必須依法因果經云觸手請經當獲廁中蟲報○後架手巾須多備三兩條頻頻洗換莫令垢染以污淨手人衆處五日一洗人少處十日一洗○凡拭手時須將手巾搏而拭之庶得易乾○入廁洗淨等經中各有神呪必須受持經云若不持誦此諸神呪者縱用七恒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得身器

清淨受持此呪者當一一默誦七遍則獲一切清淨福德諸惡鬼神悉皆拱手

入廁 唵狼魯陀耶莎訶

洗淨 唵賀曩密栗帝莎訶

洗手 唵主迦羅野莎訶

去穢 唵室利曳婆醯莎訶

淨身 唵唵折羅惱迦吒莎訶

大智律師入廁垂訓

摺疊衣裳整齊鞋履省約用籌點滴使水屏息語言安詳進止當念此身滿中盛尿臭不可聞穢不可視

撰述

緇門警訓卷九

讀

陳

行廁革囊誠爲可鄙云何於身耽欲無耻云何於食
樂着肥美結習成因果報必是一入泥犁窮劫不已
苦樂在心昇沈由已道豈遠哉未之思爾

緇門警訓卷九終

音釋

臙呼雲切羊

裁音災 鞞丁可

笊蘇典切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緇門警訓卷第九
崇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緇門警訓卷第十

讚佛傳法偈

稽首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三祇修鍊萬行功圓
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
兜率下降王宮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
教化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

王臣外護於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
廣大傳法難思故有偈云

假使頂戴經塵劫

身爲牀坐遍三千

若不傳法度衆生

畢竟無能報恩者

支那

佛門警訓卷十

一

佛

傳法有五 一受持 二看讀 三誦誦 四解說
五書寫 外護內護流傳卽 佛法僧寶不斷也

禪林妙記前序 京師西明寺釋玄則撰

一切諸佛皆有三人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
身謂萬善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
佛者法身久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謂於
過去釋迦佛所發菩提心願同其號故今成佛亦號
釋迦三無數劫修菩薩行一一劫中事無量佛中間
續遇錠光如來以髮布泥金華奉上尋蒙授記得無
生忍然一切佛將成佛時必經百劫修相好業其釋

迦發心在彌勒後當以逢遇弗沙如來七日翹仰新
新偈讚遂超九劫在前成道將欲成時生兜率天號
普明菩薩盡彼天壽下閻浮提現乘白象入母右脇
其母摩耶夢懷白象梵仙占曰若夢日月當生國王
若夢白象必生聖子母從此後調靜安泰慈辯日異
菩薩初生大地震動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圓光一尋生已四方各行七步爲降魔梵發誠實語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抱入天祠天像悉起阿私陀仙
合掌嘆曰相好明了必爲法王自恨當死不得見佛
斯則淨飯國王之太子也字悉達多祖號師子頰父

名淨飯母曰摩耶代代爲輪王姓瞿曇氏復因能事別姓釋迦朗悟自然藝術天備雖居五欲不受欲塵遊國四門見老病死及一沙門還入宮中深生厭離忽於夜半天神扶警遂騰寶馬踰城出家苦行六年知其非道便依正觀以取菩提時有牧牛女人煮乳作糜其沸高踊牧女驚異以奉菩薩菩薩食之氣力克實入河洗浴將登岸時樹自低枝引菩薩上菩薩從此受吉祥草坐菩提樹惡魔見已生瞋惱心云此人者欲空我界卽率官屬十八億萬持諸苦具來怖菩薩促令急起受五欲樂又遣妙意天女三人來惑

菩薩爾時入勝意慈定生憐愍心魔軍自然墮落退散三妙天女化爲癩鬼降魔軍已於二月八日明相出時而成正覺旣成佛已觀衆生根知其樂小未堪大法卽趣波羅奈國度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此則三寶出現之始也其後說法度人之數大集菩薩之會甚深無相之談神通示現之力經文具之矣又於一時昇忉利天九旬安居爲母說法時優闍國王及波斯匿王思慕佛德刻檀畫甃以寫佛形於後佛從忉利天下其所造像皆起避席佛摩其頂曰汝于未來善爲佛事佛像之興始於此矣化緣將畢時

徒厭怠佛便告衆却後三月吾當涅槃復記後事如經具說然如來實身常在不滅故法華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今生滅者是佛化身爲欲汲引現同其類所以受生復欲令知有爲必遷所以示滅又衆生根熟所以現生衆生感盡所以現滅佛涅槃後人天供養起諸寶塔又大迦葉召千羅漢結集法藏阿毘一百外有鐵輪王字阿輸柯亦名阿育役御神鬼於一日中天上人間造八萬四千舍利寶塔其佛遺物衣鉢杖等及諸舍利神變非一逮漢明感夢金軀日佩丈六之容一如釋迦本狀又吳主孫權燒椎舍利無所變壞爰及浮江石像汎海瑞容般若冥力觀音密驗別記具之事多不錄

讚弗沙佛偈

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

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有如佛者

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

傳云明帝永平十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下傳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

萬騎繞塔三市又於南宮清凉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集牟子所顯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諭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荅曰迦毘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一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二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

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畧也傳示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畧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義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錄太虛符祝無不綜練達其涯極

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較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辯真僞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則有勝乞除虛妄敕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岳道士褚善信華岳道士劉正念恒岳道士桓文度岱岳道士焦得心嵩岳道士呂惠通霍山天目五臺白鹿等十八山道士祁文信等各賚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

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粘檀沉香爲炬繞經泣曰臣等上啟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踪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慚慙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

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妄也信默然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卧空中廣現神變於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繞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衆稱揚三寶謚善惡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

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岳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三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畧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感死故傳爲實錄矣

商太宰問孔子聖人

太宰語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

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鍾山鐵牛印禪師示童行法晦

唐則天延載元年五月十五日始括天下僧尼隸祠部玄宗天寶六年制所度僧尼令祠部給牒肅宗至德元年祠部牒賜功臣賣始以此論之延載前爲僧

依天竺法有行業堪任受道者惟師攝受如唐宮使會通謁鵲巢道林禪師曰弟子不願爲官志慕出家願和尚攝受道林曰今時爲僧行多浮濫通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道林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真出家何假外相通曰願垂攝受誓遵師教道林乃與剃落後來行業旣濫檢制興焉自然之理所以黃面老子以法付之國王大臣蓋以此也今國朝聖澤洪需特使等其價者政所以重教尊僧貴尚其法也明教嵩禪師曰夫僧也者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有威可敬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

近世多輕僧固僧人自取然披僧伽黎者若數世願力之重夙熏種智成熟未易得也如本朝王文正公旦臨薨背時悔當初錯了路頭不作僧乃囑令諸子爲削其鬚髮衣以僧家三衣然後入棺要第二世出頭來使成僧仍囑侍郎楊大年主其治命後楊以宰臣薨背國家自有典故雖不從所請只以三衣剃刀置之棺中楊亦自悔竟叅禪宗了悟自心被旨詳定景德傳燈錄流布西天此土噫爲僧之難有如此者若是大丈夫漢興決烈之志屏浮濫之行從脚跟下一刀兩段向佛祖外一覷便透身心俱了亦不爲難

亦不患護身符子不入手所以道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法晦致身寶公道場有年其爲人謹愿朴厚有決烈之志無浮濫之行今謀進納爲僧敬投敬信英偉特達大賢揮金助成其志以此軸求警策因縷縷示之亦欲世間賢士大夫興重教尊僧之心知前輩雖爲富貴所折困末後亦有悔之者歲在己未中秋住鍾山鐵牛

撫州永安禪院新建法堂記無盡居士撰

臨川陳宗愈於永安常老會中得大法喜捐其家貲爲建丈室作脩廊方且鳩林以新法堂而宗愈死其

二子號訴於常曰吾先子之未奉佛也安且強旣奉佛也病且亡佛之因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常曰吾野叟也不足以譬子子第成父之志而卒吾堂吾先師有得法上首無盡居士深入不二辨才無碍隨順根性善演音法堂成當爲子持書求誨決子之疑紹聖元年春常遣明鑑至山陽以書來言會予方以諫官召還未暇明年鑑又至京待報於智海禪刹爾時居士默處一室了明勾境鐵輪旋頂身心泰定明鑑兩淚悲泣殷勤三請大悲居士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今此衆生流浪苦海貪怖死生迷惑因果惟願居士

作大醫王施與法藥居士曰善哉善哉汝乃能不遠千里爲陳氏子諮請如來無上祕密甚深法要諦聽吾說持以告之善男子大空寂間妄生四相積氣爲風積形爲地積陽爲火積陰爲水建爲三才散爲萬品一切有情水火相摩形氣相結以四小相具四大界因生須養因養須財因財須聚因聚成貪因貪成競因競成瞋因瞋成狠因狠成愚因愚成癡此貪瞋癡諸佛說爲三大阿僧祇劫人於百年劫中或十歲二十歲或三十四十歲或五六十歲或七八十歲各於壽量自爲小劫於此劫中而欲超越不可數劫譬

如蚯蚓欲昇烟雲無有是處諸佛悲愍開示檀波羅蜜大方便門勸汝捨財汝財能捨卽能捨愛汝愛能捨卽能捨身汝身能捨卽能捨意汝意能捨卽能捨法汝能捨法卽能捨心汝心能捨卽能契道昔迦葉尊者行化有貧媪以瓦破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飲訖踴身虛空現十八變貧媪瞻仰心大歡喜尊者謂曰汝之所施得福無量若人若天輪王帝釋四果聖人及佛菩提汝意所願無不獲者媪曰止求生天尊者曰如汝所欲過後七日命終生忉利天受勝妙樂又罽賓國王在佛會聽法出衆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

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開許佛云隨爾所作罽賓持一枝竹挿於佛前曰建立精籃竟佛云如是如是是以是精籃含容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鑑來爲吾持此二說歸語檀越善自擇之汝父所建堂室廊廡比一器潘得福甚多生天受樂決定無疑若比罽賓國王挿一枝竹乃能含容無量法界汝欲進此聽吾一偈一竿修竹建精籃風捲蟪蛄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二鈍根蹉過問前三於是明鑑踴躍信受歸告其人筆集緒言刻以爲記

宋文帝集朝宰論佛教

文帝卽宋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政必求性靈真興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曰黑論明佛法深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弊更荷褒拂非所敢當之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

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以來則王導周顗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及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玄殷覲等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跡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措心歸信其間比對則蘭獲開潛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之人也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要若使家家奉戒則罪息刑清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誠如聖旨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

論強兵之事孫吳盡吞併之術將無取於此也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對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哉帝曰釋門有卿亦有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屢延殿會躬御地筵同僧列飯時有沙門竺道生者秀出群品英義獨拔帝重之嘗述生頓悟義僧等皆設臣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卿所屈時顏延之著離識論帝命嚴法師辨其同異往返終日笑曰卿等今日無愧

支許之談也

後漢書郊祀志

志曰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統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精進者爲沙門漢言息心剃髮去家絕情洗慾而歸於無爲也又以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所行善惡後生皆有報應所貴行善以練其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也有經書數千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濶勝

撰述
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表歸依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無不據然自失也魏書云其佛經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也其修道階次等級非一皆緣淺以及深籍微以爲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也

杭州淨慈寺守一法真禪師掃地回向文

以此掃地功德回向法界衆生色塵清淨塵清淨故眼根清淨根清淨故眼識清淨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又願一世界清淨乃至盡法界虛空界皆悉清淨

同諸如來光嚴住持圓覺伽藍清淨覺地永斷習氣淨穢二邊凡聖垢染一塵不立如是願清淨智亦復清淨

隨州大洪山靈峰寺十方禪院記

元祐二年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峰寺革律爲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爲住持崇寧改元正月使來求十方禪院記乃書曰大洪山在隨州西南盤基百餘里峰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丘嶺猶平川也以耆舊所聞攷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爲大湖神龍

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鬪擗開層崖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管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僧善信卽山之慈忍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覩殊勝自慶菩薩有緣發願爲衆僧炊爨三年寺僧却之流涕嗟感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此往矣行焉逢隨卽止遇湖卽住師卽南邁以寶曆二年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峰問鄉人曰何山也鄉人曰大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于湖側屬歲亢旱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用之以祈于湖龍師見而悲之謂

武陵曰雨暘不時本因人心黑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卽披榛捫石得山北之巖穴泊然宴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霖後數日武陵迹而求之師方在定珠絲羃面號耳挫體久之方覺武陵卽施此山爲師興建精舍以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大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餉汝汝可享吾肉卽引利刀截左膝復截右膝門人奔馳其慈忍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立觀而化山

南東道奏上其狀唐文宗嘉之賜所居額爲幽濟禪院晉天福中改爲竒峰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峰寺皆以禱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百餘年而漢廣汝汾之間十數州之民尊嚴奉事如赴約束金帛粒米相尾於道貨強法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峰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倫向背靡序恩老至止熟閭形勝闢途南入以正賓主鑿崖壘澗鏟蟻補砌嵯峨萬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廊大廡疏戶四達淨侶雲集藹爲叢林峨眉之寶燈瑞相清涼之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現方其廢故而興

新也律之徒懷土而嘽嘽會予謫爲郡守舍禪律而訂之曰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謂甲乙者甲從何來乙從何立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忍之後絕矣乙在子孫甲在慈忍乙在慈忍甲在馬祖乙在馬祖甲在南嶽乙在南岳甲在曹溪推而上之甲乙乃在乎菩提達磨西天四七所謂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爲三二三爲六三三爲九九者究也復歸爲一一九爲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謂方者上爲方耶下爲方耶東爲方

耶西爲方耶南爲方耶北爲方耶以上爲方則諸天
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爲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止以
東爲方則毘提訶人面如半月以北爲方則鬱單越
人壽命久長以西爲方則瞿耶尼洲滄波浩渺以南
爲方則閻浮提洲象馬殊國然則甲乙無定十方無
依競律競禪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嘗居給孤獨
園竹林精舍必知太守言世尊非耶予曰汝豈不聞
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
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
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枝則休如龜游海

值木則浮來如聚梗去如滅漚不識使君甲乙之乎
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內不住外不住中間
不住四維上下虛空應無所住而住持是真十方住
持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昔崇寧元年正月上元日
記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

山色沉沉松烟冪冪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
結跏橫膝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
十片五片異花狼籍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
人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

之真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裡佛之意
今祖之髓我之心今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
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生要使群生得光
輝一萬八千土土土皆作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
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
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
出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
皆寶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日親
聞誦此經何妨筆硯資真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
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

昔曾遊山與水將謂它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
始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
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拳拳師誦此經經
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屑不
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
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
日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腸飯之膈長者揚聲
喚不迴何異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
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不
聰合明不明轉轡上下浪死虛生世人縱識師之音

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縱識師之形誰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天恭敬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徒不稽首而歸命

梁皇捨道事佛詔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措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緣寢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蓆草屨葛巾初臨太寶卽備斯事日

唯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卽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啟瑞跡於天中爍靈儀於像外度群迷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示生淨飯王宮誕如步三

界而爲尊道樹成光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淺
好生厭怠自期二月當至雙林宗乃湛說圓常且復
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
誰能救接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耽事
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
舊鑿埽憑正覺願使未來世中童男出家廣弘經教
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樂
依老子教暫得生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
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緇門警訓卷十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刻此
崇禎甲戌仲春般若堂識

緇門警言訓卷第十



7
卅
九